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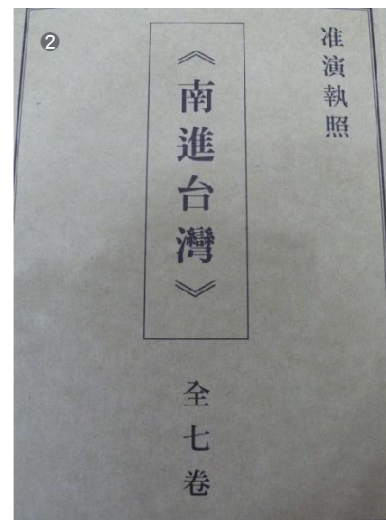
集與散 能量無限

台中扮演紀錄片
「集散地」的角色

文/ 奚浩



比利時的布魯塞爾並不出產鑽石，卻以鑽石聞名於世。日本白川鄉並沒有舉世知名的建築大家，每年卻有數以萬計的遊客，專程慕名前往參觀「合掌村」。這兩座城市為的能量來自何處呢？布魯塞爾是世界鑽石的交易中心，因為集存珍罕的鑽石資源而著名。白川鄉雖然沒有珍罕的資源可供交易，但數百年來，當地居民維持著傳統建築型態而居，常民文化的深耕讓合掌村散發能量，也因此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遺產。外而內的「集」，內而外的「散」，在集與散之間可以讓城市閃耀光芒。



2 2010 第七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首映夜，吸引大批人潮。

2 《南進台灣》准演執照。



3 《南進台灣》駐台日軍被遣返回日本。

台中紀錄片能量 蓄積深厚

台中是否具有這種能量呢？有的，台中正在醞蓄一股「紀錄」的能量：2006年開始，台中扮演著紀錄片「集散地」的角色，也讓台中儼然成為紀錄片的重鎮。

舉辦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讓台中成為紀錄片重鎮，然而，翻查台灣紀錄片發展史，在2006年之前，台中與紀錄片的關聯十分微弱，直接以台中為拍攝題材的紀錄片，大多是早期國策宣傳性質的資料片，例如日治時期的《南進台灣》，或是國府時期長官巡視、農政宣傳影片（此屆雙年展「記憶玢玢」單元便有展出此部份資料影片）；相較於整體記錄片的數量，只有極少數真正以台中為主題的紀錄片公開發行或映演，例如胡台麗女士的《穿越婆家村》。之所以會出現這個弔詭的現象，背後原

因與城市的性格無關，而是與紀錄片的身世和特性相關。

1980年代之前的台灣紀錄片受到嚴格的監管，因為紀錄片不論從哪種面向端詳，都是一把鋒利的雙刃之刀。從「影像本身」來說，影像本身是誠實的（操縱影像的人才會說謊），如實貼近社會真況的影像一旦完成，經常是光明面與陰暗面同時顯影，稍加不慎，一部謳歌美好的影片恐將引發揭露陰暗的嘲諷，反之亦然。然而，要由誰來把關所謂的「稍加不慎」呢？想必是拍攝者背後的掌權者。由此可知，在意識型態濃厚，思想言論箝制的年代裡，不利於紀錄片發展。

從社會運動工具到「國民電影」

1985年解嚴前後，紀錄片這種危險兵器也逐漸開放民間使

用，並且成為挑戰權威的利器。在萌芽階段，許多影像工作者站在不同立場用不同風格開創台灣紀錄片的傳統。有些前輩例如張照堂先生，創造實驗或藝術紀錄片的風格，而更多紀錄片則是成為社會運動的工具，呼應著鄉土文學（如「芬芳寶島」系列）、左派觀點（如延續《人間》雜誌的「人間燈火」系列）或是民主改革（如「綠色小組」所記錄之社運）的社會潮流深入民間。這一波記錄風潮奠定台灣紀錄片基礎，也使議題性、社運性紀錄片成為台灣紀錄片主流。在此主流中，記錄片工作者自許是追逐正義和公理的遊牧者，並不會特別凸顯某一地域或城市。

2005年是台灣紀錄片巧合關鍵的一年，是年《無米樂》和《翻滾吧！男孩》同時在台上



- ④ 大台中紀事——《青春記憶愛》劇照。
⑤ 大台中紀事——《高貴的流浪漢》劇照。
⑥ 大台中紀事——《地下台中》劇照。
⑦ 「大台中紀事2」DVD發行封面。

映，叫好叫座，票房甚至超越劇情片。這個巧合所反映的是，隨著言論開放以及技術器材的平民化，紀錄片已經成為台灣的「國民電影」，而就趕在這關鍵的時間點上，隔年（2006年）台中市搭建了一座盛宴舞台，舉辦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以及拍攝「大台中紀事」紀錄片，台中成為台灣紀錄片的關鍵字，並開始發散具有台中性格的紀錄片。

《大台中紀事》和城市性格

台中的外來人口數是中部之冠，又是台灣南北往來的地理樞紐，「集散」本就是這個城市的特色，在與紀錄片的關連上也是如此。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過後幾天，全景映像工作室人員立即集結台中，在鄰近中港交流道的朝馬設立總部，展開台中縣與南投縣的拍攝計畫。在這次拍攝行動中，我們看到因為地理交通的特

性，台中取代台北成為拍攝團體的核心據點。這個特質或許也被創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嗅到了，吳汰紘導演在2006年第一回合的《大台中紀事》便以統聯客運朝馬轉運站為拍攝題材，用詩意的影像風格，把台中形容為一座流動、集散和期待甦醒的城市。

2006年的《大台中紀事》也是紀錄片風格美學的集結經典之作，十部影片的十位導演用實驗

的、詩意的、人物誌的、真實電影的、自我書寫等多種不同手法詮釋台中。內行的看門道，外行的看熱鬧；在地的看記憶，外地的看興趣，2006年、2008年兩次的《大台中紀事》將不同的美感濾鏡遮罩在台中大地之上，舊有的輪廓更加深刻，新生的風貌也浮現孕育，對於即將到來第三回合的《大台中紀事》也令人格外期待。

由集而散 從觀看到拍攝

是地理的集散，是風格的集結，紀錄片雙年展更是影片和觀眾影迷的集結。當國美館草坪前清風徐徐的星光場散場，兩年一次的盛會落幕後，影像吉光片羽的養分依然滋留浸潤著台中。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台中學生或民眾「觀而優則導」，從影迷升格為紀錄片工作者，例如靜宜大學和南屯社區發展協會已針對在地題材拍攝多部影片。就像日本白川鄉合掌屋所象徵的守護精神，台中發展出用影像保存在地文化的新傳統，雙年展的影響也從「集」昇華為「散」了。

三層同心 台中成為紀錄片的代名詞

關於紀錄片，台中還可以做什麼呢？或許，成為國際認可的「紀錄片集散中心」是一個可以期待的願景。而紀錄片的蒐藏整理，則可用三層同心圓的策略逐步擴張。

同心圓的最外層是國際性的多元蒐藏。多元是就風格而言的，在影像平民化的現代，紀錄片產量驚人，不可能一網打盡，但風格特殊的優質經典之作必須蒐藏，這代表著蒐藏的專業性，也是刺激在地創作者的重要養分。目前收邀參加雙年展的佳作已有典藏機制，多元蒐藏的工作已經展開。

同心圓的第二層是亞洲區域性，無論就紀錄片的產量質量，或是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的規模而言，台灣都不亞於中、港、日、韓等亞洲國家，2009年時台灣甚至與伊朗創作者協會交流合作，舉辦了令人驚艷的第一屆伊朗影展，從這些條件看來，台灣具有成為亞洲紀錄片交流中心的條件，未來或可作為代表亞洲、聯繫全

球的紀錄片交流平台。

最後，也是最核心的一環，便是台灣本身的紀錄片資料庫的建立。令人遺憾的是，眾多台灣早期的紀錄片（如日治時期）早已佚失或毀損，而1960年代以後許多的經典作品，由於攝製單位（管道）眾多，缺乏專責典藏機構，或由於影片規格轉變，製作單位改編或解散、版權問題複雜等等因素，在坊間只得耳聞而難以目睹。蒐整台灣紀錄片是目前最亟待「救援」的核心工作。許多有志的紀錄片團體也已提出台灣紀錄片影像資料庫的想法，但就資金與典藏的合法性、合理性而言，公部門才是最合適的執行單位，而台中與國美館更是具指標意義的執行候選人。

現今的台中已是紀錄片的集散重鎮，我們期待，台中能繼續醞釀儲備紀錄片的能量，有朝一日，成為台灣的、亞洲的、國際的紀錄片交流舞台，讓台中不啻是紀錄片的關鍵字，更成為紀錄片的代名詞。**大城**



- ④ 《無米樂》電影宣傳設計。
⑤ 《翻滾吧！男孩》林教練與學生合照。



翻箱倒櫃 玩拍台中

六部紀錄片創新意
顛覆刻板沉悶形象

圖、文/潘怡潔、楊蕙如



- ① 《水台中》導演紀文章掌鏡記錄台中的水文。
- ② 《時光·收音機》導演黃銘正，記錄在放送局為往來旅客擦鞋的老翁。
- ③ 《阿蕊的家庭理髮》老闆娘阿蕊從事家庭理已經整整五十個年頭，她的店記錄了附近許多人的成長。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國立台灣美術館與台中市政府共同承辦的「2010第七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於10月31日落幕。本屆影展最為觀眾所引頸期盼的開幕片《大台中紀事》，在台中市政府的持續支持下，推出《大台中紀事3—翻玩台中》六部短片作品。

《大台中紀事》拍攝計畫源自2006年第五屆紀錄片雙年展，當年《大台中紀事》以影像拉近紀錄片影展與市民間的距離，奠定了紀錄片雙年展在台中深耕的基礎，也開創了紀錄片雙年展所獨具的特色，而2008年的《大台中紀事2—另眼看台中》延伸記錄台中的精神，順利的將大台中

的生活影像樣態提升轉化為另一層次，透過藝術的、實驗的、常民的紀錄鏡頭，帶領觀眾遇見大台中城市裡的另一番風景。此外，更值得一提的為《大台中紀事2》接連獲得第十四屆香港電影節「Asian New Force」首獎、2009瑞士真實影展入圍、2009德國奧柏荷辛國際短片影展觀摩片等國際影展的肯定。透過國際交流，用影像將大台中獨特的城市性格和人文風情傳遞世界各城市，為大台中以影像開啓更大的國際知名度。

翻玩歷史 記憶大台中

《大台中紀事3—翻玩台中》由曾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

的楊力州擔任總策劃，大膽運用「翻玩」概念，顛覆刻板印象中紀錄片的沉悶形象。有六位不同世代、性別、國籍的導演參與此次拍攝，包括電視劇《波麗士大人》資深名導演王小棣、新銳國片《帶我去遠方》傅天余導演、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城市飛行》黃銘正導演、《遮蔽的天空》草根行動派的紀文章導演、2004台北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海洋熱》導演龍男·以撒克·凡亞思，與遠從德國邀請來台的《決戰時裝東柏林》導演馬可·威姆斯 (Marco Wilms)，透過他們的鏡頭，讓觀眾們回顧歷史台中，以「翻玩」的視角、拼貼的手法，來觀看、記錄、閱讀、思考與討論大台中，讓紀錄片與觀眾

產生對話，以豐富紀錄片雙年展在台中的意涵。

《水台中》 水文與城市居民生活的對話

甫以《遮蔽的天空》入圍2010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映像單元」的紀文章導演，延伸其對土地的關懷，以《水台中》一片提出台中盆地的水文對城市市民的意義，企圖追索現代人，尤其是都市人對都市河川的看法和感情。被規訓過的都市河川對都市而言是否變得「更安全」？也更好管理？但都市人恐怕也與河流的關係越來越疏遠。從比較呈現野溪狀態的筏仔溪、鎮平溪、劉厝溪與黎明溝，或許

我們得以窺見河川較具野性的真正活力。

《時光·收音機》 一座城市和聲音的連結

台灣新銳導演黃銘正，以小時候跟著爸爸聽收音機的記憶開始。記憶中每到中午十二點，爸爸會把收音機轉開，是那種真空管的、看得到裡面的燈絲慢慢亮起來的收音機，然後放送頭的聲音出現。那是一個困苦的年代，在艱苦的日子裡最盼望的一個聲音，是一股支持人生繼續向前的動力，過了四十幾年，黃銘正又聽到相同的片頭，更令人訝異的是那個聲音竟然沒變，依舊低沉穩重。有些人在聲音裡找到生存的動力，

或勾起對母親不捨的思念，也有人藉著聲音穿越時空，回到年輕時候……。

《阿蕊的家庭理髮》 記錄台中市民的成長故事

有著新世代觀點的傅天余導演，這次則透過鏡頭探尋台中市某條小巷裡，一家經營四十年的家庭理髮店。老闆娘阿蕊從事家庭理髮已經整整五十個年頭，她的店記錄了附近居民的成長，許多人從嬰兒時被抱來剃胎毛，長大後的他們也抱著自己的小孩來剃胎毛。阿蕊的日子在飄落的髮絲中靜靜流逝，從到都市學習一技之長的鄉下少女，變成兒女成群的快樂阿嬤……。



④《遺忘的M2之幕後花絮》劇照。
⑤ 王小棣導演在橋上掌鏡拍攝河川。

⑥《遺忘的M2之幕後花絮》劇照。
⑦《打掃福康》劇照。

《打掃福康》 生態遠景能否重現？

台灣資深名導演王小棣，記錄夏日午後的福康路上，一位頭髮花白、身穿背心的男子走出門來打掃落葉。貌似居家過日子的尋常動作，讓人完全看不出這男子心中的焦慮。

頭髮花白但仍精瘦結實的陳玉峰先生，是靜宜大學生態研究所的創所所長，曾獲得總統獎的殊榮。

陳老師於1976年就讀台灣大學植物系的時候，就立願要為台灣的每一顆樹做一份「樹口名簿」，看似瘋狂的願景引領著他上山下海，三十年來走遍台灣，寫下無數的田野調查報告和專書，文化

總會總統獎的評審便描述他“行動如火，下筆如林”。陳老師的作品《展讀大坑天書》，寫的就是台中的大坑及大肚台地。本片藉著1958年八七水災後重建大肚橋的紀錄影片，和陳先生推動環保工作屢屢受創的身影做對話，企圖了解大破壞之後，是否還有福康遠景？

《遺忘的M2之幕後花絮》 本片即將上映 敬請期待

兩個特務和一個叛逆少女，再加上文藝青年，四個人會交織出什麼火花？虛構的電影《遺忘的M2》由兩岸合資，片中可以看到《風聲》的諜對諜場面，也可以經歷《亞瑟奇幻王國》的驚險旅程，

以及《全面啟動》的抽絲剝繭，當然還有浪漫的愛情故事。

導演龍男·以撒克·凡亞思，以虛擬紀錄片形式表現本片，記錄《遺忘的M2》拍攝過程的幕後花絮，片中邀請劇中導演、監製、男女主角，及其他工作人員侃侃而談拍攝該片的酸甜苦辣，並搭配片場實際作業狀況，逼真的讓觀眾誤以為真的有部電影《遺忘的M2》即將上映。

《昔日拼貼》 歷史記憶影像的重組與窺看

德國導演馬可·威姆斯(Marco Wilms)，透過國家電影資料館1945到1985年的宣傳資料影片重新剪輯，以現代角度拼貼詮釋歷史影像，並增加配樂，呈現出

一種當代的、宛如資料影帶形成的歌劇片，也勾勒出導演自身對現代台灣印象的解構與再結構。

在短短16分鐘的作品中，導演以西方式的主觀理解來進行歷史記憶影像創作，由新聞片轉變而成的紀錄片呈現昔日人們的經歷與故事，反映四十年來台灣常民百姓的生活片段。他們的感情、對戰爭的恐懼、他們的友誼、反抗的力量、他們的信任、束縛的壓力、舞蹈中的喜悅、他們的希望以及對未來高科技的夢想，都能從這些影片中窺見。

用最單純的雙眼去全新觀察

「翻玩」，一個新世代的字眼，意即重新翻箱倒櫃，再拿出來玩。由舊圖像加入新元素，也許



⑧⑨ 《昔日拼貼》以國家電影資料館1945到1985年的宣傳資料影片重新剪輯。

⑩ 《昔日拼貼》導演馬可·威姆斯。

樣重製的手法重新檢視所有的素材，無論是黑白的歷史廣告片、劇情片與紀實影片，還是現在我們新拍攝的當下，讓我們拋去所有成見，用最單純的雙眼去觀察，並且帶著屬於孩童的趣味，有創意地給予這一切全新的意義。

將這樣一個新世代的態度運用在紀錄片拍攝是一個全新的觀點嘗試，我們期望透過如此富有生命力的新思潮為紀錄片找到一個屬於這個年代的新意義，也藉由以上六部優秀作品的詮釋，帶領觀眾感受「翻玩」的獨特魅力。

大城

是拼貼、融合，或者是交錯，由這個重製的過程給予別於刻板的新意義。這種翻玩下的產物無法定義它屬於原生的形象，或是獨立的新概念，因為它原形的模樣強烈，卻又很不同於以往。它混合了

各式各樣的元素，跨越了所有界線，如此自在自為的存在著。這是一種新年代與現在以及過去對話的方式，無法被定義之外還帶著獨特的詼諧與趣味，充滿旺盛且不受拘束的生命力。我們將用這



飛過歲月影裡尋

南屯影像工作坊的在地紀錄

圖、文/ 樂田

中研院人類學院士胡台麗教授是南屯媳婦，婆家位在南屯區新莊仔，這裡因都市開發，八十米外環道貫穿而過，使得整個傳統農村聚落面臨拆村的命運。夫家親友身逢其變，看在眼裡痛在心底的胡台麗，以個人的專業所長，透過影像拍攝，將村人無奈面對遽變與拆遷的過程作了詳細紀錄，完成《穿過婆家村》

紀錄片，並於2004年底回到新莊仔進行首映會。

一種發自內心的呼喚

放映前夕胡教授與在地文史工作者也是南屯麻茅文化館成立推手的林惠敏聯繫，盼能協助放映事宜，林惠敏義不容辭，與其共事進而相知，讓林惠敏對原本陌

生的紀錄片有了初略認識，且在放映過程中，紀錄片影像的真情流露深深撼動林惠敏，一個發自內心的聲音時時提醒她：時代的腳步不停邁前，屢傳變動與更迭，身處其中的我們能為這塊土地做些什麼？曾經擁有的，即使瞬息異變，終將成為日後共同記憶，倘若不及時記錄，在地真情何處可寄？因內心湧起一股衝動，林惠

第一次拿起攝影機的《萬和宮》作者許惠珍，十分投入。



敏雙手拿起V8，開啓記錄故鄉人事物影像的規劃。

2006年，林惠敏將影像記錄列入麻茅文化館的年度工作之一，並積極成立「南屯影像工作坊」進行培訓計畫，她邀請到記錄921大地震的影像工作者李中旺及陳亮丰兩位老師來授課，報名參加研習的學員有15位，當中3位是小學教師，1位在學大學生，1位社區營造員，7位退休公職人員。培訓期間，老師們不僅深入講解理論，也提供多部紀錄片作實例觀摩，讓學員們開放討論觀摩後的感受。

一部紀錄片記錄真實的事情與過程，記錄時間的腳步、周遭人的心境，一部好的紀錄片能讓人看了感同身受、心靈相通。經過兩個月的培訓後，學員交出漂亮的成績，計有《家將師》、《老街你好！》、《我想要扮戲》、《萬和宮》四件實習作品出爐。

《家將師》緊扣住觀眾目光

《家將師》作者彭若樺，以南屯楓樹里「拱習堂」什家將為主軸，記錄一群十七、八歲的青少年，原因不愛讀書而蹺家、蹺課，以紋身來表徵自己「不是好欺負」，更沾染上惡習，卻在接觸什家將後，在師父的嚴格管教及強化生活品德的要求下，謹守「品德武藝並重」的門規，而建立起自信與榮譽感，轉移好強個性，以成為一位好家將師為榮。

彭若樺在畫面處理上表現出

細膩心思與求新創意，畫面從家將師對著鏡子描繪臉譜帶出，他口中喃喃說著：「我將要化身為驅邪敬神的家將師，幾年前的我是做不到的……」少年專注的眼神彷彿傳遞著神力，柔慢的音樂隨之流瀉，帶著十足震懾感，緊扣住觀眾的目光。

《老街 你好！》散發寂靜與蕭條

《老街 你好！》片長15分鐘，首先畫面是跑馬燈字幕，敘述犁頭店的歷史背景、地名沿革與風華過往。接著現存的打鐵店、百年漢餅店以及尚存人文風味的傳統店家一一出現，入夜後的景象散發出寂靜與蕭條，猶如帶著觀眾走了一趟三百多年的時光隧道。

作者程清學是社區營造工作者，想以時間滾輪方式來拍攝南

屯，道出老街禁不住歲月蹉跎，且在文化維護不力之下的老態龍鍾，藉以引發觀眾的關愛思維。這支片子引人好奇的是全片沒有半句旁白，純粹以文字與現場畫面來呈現作者歷史散步般不捨的心境。從靜止的老照片到老街的角落現況，在古典的配樂襯托下，作者用心串接起時代鏈條與老街的無常跡痕。

《我想要扮戲》野台布袋戲日趨沒落

《我想要扮戲》這支片子，以從事布袋戲演藝工作的江錦賢為主角，記錄其四十年的演戲生涯。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台中型貨車的後車箱，空蕩的廟埕架著布袋戲台，幾張沒有人坐的塑膠椅傳遞出冷清的氣氛，江錦賢把弄著掌中的老生戲偶，他動作熟練，表

情有幾分蒼老，慢慢回憶起拜師學藝的情景。

江錦賢當年才13歲，初入戲班時得先學會打雜工作，像是灑豆子、敲打鍋盆做特效配樂，經歷一年考驗後，才能開始學習如何掌握戲偶，之後再自行練習揣摩生旦淨末丑的不同聲腔及獨特台步，好不容易熬過三年六個月的學徒日子才出師。當時適逢民國五、六〇年代，布袋戲是民間最大的娛樂活動，每逢節慶或廟會，戲棚下必是人山人海，如今布袋戲已日趨沒落，戲棚下觀看的神明比民眾還多。當一天辛苦的演出後，曲終人散，主角們一個個被安置回老舊戲籠，彷彿人生的戲曲也該是劇終的時刻了。影片最後以江錦賢親自唱歌做為收尾，歌聲哀怨感傷，更襯出本片的特色。

《萬和宮》回味早年字姓戲

萬和宮是南屯地區的信仰中心，其歷史也等於是南屯的發展史，在簡短的十幾分鐘內將萬和宮的人文特色呈現出來是一件艱困的工程。作者許惠珍參加研習營後才第一次接觸到攝影機，也不懂剪接軟體，但一頭栽進紀錄片的她比別人來得認真與投入，晚上一遍又一遍的觀看著白天拍完的錄影帶，有問題就打電話求救兵，孩子看她如此著迷也開始協助，尤其她女兒更是最佳幫手，幫忙將林惠敏這些年記錄下來的字姓戲、祭典、媽祖遶境等珍貴畫面加入紀錄片中，使本片所呈現的影像更真實。

《萬和宮》紀錄片內也放進當地居民見證媽祖顯靈的事蹟，由當地耆老口中戲說從前，萬和宮建築之美、傳統祭典三獻禮、

- ① 《老街 你好！》作者程清學記錄人文老店「中南米麩店」爆米香之過程。
- ② 《家將師》作者彭若樺（左）與拱習堂陳師父之訪談情景。
- ③ 江錦賢藉著《我想要扮戲》紀錄片，吶喊出心中將盡的一生夢想。

早年字姓戲的盛況空前（字姓戲是由各姓氏的信眾輪流出資演出戲曲的拼戲活動）都一一介紹在紀錄片內。本片的特色是從歷史的角度切入，帶進人文、建築、祭典、傳統戲曲與媽祖信仰，充分表徵出南屯在地的文化特色。

今日回顧這四支片子，林惠敏無限感懷在心頭，南屯影像工作坊能有如此佳績，無非是對影像的一股熱愛化為行動，並融入濃厚故鄉情懷，光是記錄下南屯歷史的身影便足以慶賀！**大城**





我家門前有媽祖

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影像紀實

圖、文/ 王信允

一座神輿十八庄，堂堂旗鼓頗相當。

由來好客鄉村習，換酒曾聞曲鷓鴣。

——傅錫祺〈櫟社春會宿題(台中竹枝詞二)〉(1968年)



出發遶境前，信徒細心擦拭千里眼神偶。



由女信徒組成的「義女會」為媽祖抬轎。

鏡頭

的步伐隨著神輿，踏過近兩百年的路徑。十八庄，百哩路，荒煙蔓草的黃土地與綠映幽廣的綠田已被柏油與高樓更替。時代在走，遶境的神祇也變動了行進的方式：稻草香的遠方，一村一村的轎頂隨著自動車輪軸而飛馳。始終不變的，是祈求與賜福的軌跡與腳程中，交換著絮絮的檀香味，叫做平安。

百年宗儀成為文化資產

近兩百年前，台中「大屯區」部分地區，發生了嚴重的烏龜仔病稻害（鐵甲蟲害）。病蟲害蔓延快

速，農地稻作損失慘重。在樂成宮廟方的口述記載中，當時農民遂前往樂成宮恭迎「旱溪媽」遶境：農曆三月初一，自烏日下哩仔開始出巡當時，忽然烏雲密布，天降滂沱大雨，烏龜蟲立即被掃滅殆盡。隨著媽祖遶境一庄又一庄，均均神到蟲除，農民重獲生機，咸認係媽祖威靈顯赫所致。

殺蟲劑DDT、BHC時代產品的尚未問世，造就了「旱溪媽」遶境十八庄的重要神蹟傳說，延展了以媽祖為中心的民間信仰，也在在證明了媽祖信仰與庶民的貼近。根據考證，從台中萬和宮

「字姓戲」相關文獻記載中推算，旱溪樂成宮遶境活動最晚在清朝道光三年（1823年）就已經開始。這188年的回溯，看見了「旱溪媽」不但前衛的遊行過「大台中」（台中市區東區、台中縣大里市、台中縣太平市、台中縣霧峰鄉、台中縣烏日鄉），更以最貼近人民的方式，凝聚了地方的重要信仰、祭祀中心。2008年7月11日，活動祭儀正式通過「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藝審議委員會」登錄為本市民俗類重要文化資產。然近兩百年的宗教儀式與庶民記憶，卻始終在

這個大台中土地上，以最動容的型態持續展演著。

影像採集提供反思及索引

台中市文化局《古蹟欣賞》記錄市定古蹟的成果，發啓了一系列在地文化資產影像的新觀點。2010年初春，在文建會的鼓勵下，樂成宮也找來了長期駐點田野調查與文獻研究的歷史學者林正珍教授，主持「旱溪媽」遶境十八庄紀錄片拍攝計畫，結台中興大學文學院鹿鳴電影工作坊開始了一段影像的記錄旅程。二十天，十八庄，七十餘個村莊，

超過300公里，這場規模浩大、遶境路程長久的媽祖旅行，此刻開始有了更鮮明的影像紀錄。當記錄脫出文字，我們得以更清晰的看見儀式與文化文本，讓無形文化資產具現顯影。

從傳說到傳承，以身體做為文化載體的行動，是實踐的召喚。希冀藉由影像的牽引，不只是在地文化教材的認識工具，而是在參與和反省中重新看見自己的文化，並給予未來的參與者一紙索引。對於攝影者或當下參與者而言，這段路程都是新的體驗，如同報導文學大師

瑞薩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所說：「跨越自己經驗的邊界，就是世界」。

阡陌時空八方路 我家門前有媽祖

清朝乾隆55年（1790年）樂成宮初建，歷經翻修及擴建，讓建築本身成為了一部台中重要的開拓史，而近兩百年的遶境傳統，在烏龜蟲害、抓水路、移溪等口傳神話中，獲得了更大的信仰認同。

十八庄的遶境特殊處，除了規模浩大、時間長久外，在鏡頭的記錄下，也帶著我們發現這樣的



① 信眾鑽轎腳祈求消災解厄。

③ 媽祖下轎、整理儀容，入廟駐駕休息。

② 威風凜凜的千里眼與順風耳。

④ 紀錄片攝影團隊中興大學鹿鳴電影工作坊。

遶境形式是以「庄」為主體，而非以「廟」為主體的運作模式。以遶境作為宗教實踐行動，真正深入、貼撫人與生活的特殊人神關係；隨著聖駕轎(車)的前行，穿越的不只是被看見的大馬路，在各庄地方廟宇的共同隨行下，巡走著各條細微鄰里街道、荒野小徑，即使產業道路旁的無尾巷，只要有人家、有香案，出巡隊伍必到門前給予解厄、凝聽祝禱。過去，無論是傳說還是現實的巧合，在

今日即使沒有了蟲害，遶境依然。我家門前有媽祖，媽祖必到我們前，這是路程中最感人的當下宗教實踐。

沿著舊時水系陸路前行，也許還能夠想像今日現代化地貌與過去路徑的疊合。兩百年來，每年的盛大出巡，不只神，更是人。在「人」的行走中，我們開始不斷的劃界，依著水系河道，依著各庄角頭的農佃田埂，依著族群的移動變遷。傳統「丁口

錢」（為了舉辦祭典而向信眾收取的祭祀費用）祭祀圈似乎已經離我們很遙遠，而二十天的「十八庄迎媽祖 中部聯合遶境」，不只傳承了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的庶民文化，也傳承了「聯庄信眾組織」祭儀的特殊結合模式。

神依附著土地，人與人行走在土地上。透過不斷的確證與依附的過程，「庄」的意思，原來是「沒有陌生人的地方」。

大城



民生路吊腳樓 消逝中的城市景象

圖、文/ 林良哲

民生路26巷雖然位於台中市區，卻是城市邊緣地帶。這裡有39戶住屋相連，都是占用鐵路用地及河川用地興建，由於使用面積不大，住屋的後半部都以支架加以支撐，並懸於綠川之上，彷彿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常見的「吊腳樓」。

外來移民沿河川興建「克難屋」

這種結構建築群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國共內戰中大批難民逃亡到台灣暫住，此時台灣的農村人口又大量遷移到都市謀生，在現有建築物不足以應付人口增長下，這種「吊腳樓」型態的簡易違章建築因而產生。依據台中市政府民政處的統計資料顯示，台中市在1947年到1956年間人口增加40%，當時的市長林金標



◎ 台中市民生路26巷有39戶住屋相連，半懸於綠川之上的特殊景觀，彷彿中國南方的「吊腳樓」。



利用柳川沿岸公有水利地，搭建臨時性收容住所容納湧入的外地移民，被稱為「克難屋」，一時間除了柳川沿岸之外，台中市的綠川沿岸也隨後興建這種「克難屋」。

由於這些建築物任意興建於河川上，加上生活於此地的人們都將日常生活的排泄物直接排放於河川中，造成河川惡臭、污染，而且其建築物大都為木造結構，若發生火災將難以收拾。因此，台中市政府從1970年代起展開拆除工作，並輔導居住於此地的民衆購買房屋，經過四十年歲月，目前台中市區這些「河川違章結構建築群」已幾乎消失殆盡，只剩下台中市南區長春里的民生路26巷的39戶人家、兩百多位民衆還保持著原有的生活方式，而其獨特的建築結構，也反映出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都市化發展樣式。

民生路26巷的最後身影

2010年4月起，政府展開「台中都會區鐵路高架化工程」，使得民生路26巷住戶將面臨拆除的命運，在領取少許的拆遷補償費用之後，居民將陸續搬離此地。長春社區發展協會有鑑於此，特別邀請社區志工進行資料蒐集、田野調查、影像記錄、口述訪談等工作，以期記錄民生路26巷住戶的歷史及搬遷、拆除過程，為在地留下一份文史資料，並保存台中市僅存的「河川結構建築群」最後的身影。在拍攝過程中，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其中，不但藉由拍攝紀錄片的機會進行田野調查，也因而開始認識這處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他們首次踏入民生路26巷內，看著住在這裡的人們如何過生活。

除了田野調查之外，紀錄片的拍攝工作也面臨很大的考驗，

民生路26巷住戶在面臨拆遷，心裡充滿了不捨、難過，甚至不知所措，部份住戶因租屋居住，並無設籍，連領取補償費都不具資格，他們的恐懼充滿於心，對於政府及鐵路改建工程又相當不滿，在拍攝期間，如何與這些人接觸？如何取得他們的信任？甚至是如何幫助他們？尤其是拍攝的時間相當短暫，只有不到半年時間來準備，在在成為拍攝團隊的一大挑戰。

社會已經「忘記」了他們

田野調查進行一個段落之後，拍攝團隊經過多次開會討論，決定選擇民生路26巷的居民陳汶粉做為「突破點」。陳汶粉出生於此，他的阿公陳德富在1940年代遷移到台中，正是居住於該巷弄的第一戶，因此他和巷弄內的居民都熟識，除此之外，他又是難得

一見的台語流行歌曲創作者，不但是此次紀錄片拍攝的重點，更能協助拍攝工作的進行，充當拍攝團隊與居民的溝通橋樑。陳汶粉對於這項工作相當感興趣，通過他的協助，拍攝團隊才能順利「打入」民生路26巷住戶間，得到他們的信任以進行拍攝工作。

在拍攝的過程中，我們才得知民生路26巷的實際狀況，尤其是住在此地的人們如何過生活。以世俗的看法來說，民生路26巷是一條破舊的「無尾巷」，居民大多是中低收入者，社會已經「忘記」了他們的存在，但他們自己卻用極強的生命力，證明自己還一息尚存。這裡有人以撿拾資源回收維生，有人以釣魚維生，有人以經營小賭場營生，更有人每天打「柏青哥」來賺錢，然而，在汲汲營營的生活中，他們還是保留了希望，保留了尊嚴，在綠川與火車鐵道

之間度過他們的人生。

人生是無常的，但人總是能適應時代的變化及環境的苦難，找出自己的存活之道。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我們看見了他們的堅毅，在苦難與不平的日子裡還能快快樂樂的過活，在飄搖與無助的歲月中仍然保持樂觀，這大概是我們在拍攝紀錄片過程中最大的感受了。

認識這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原本知名作曲家陳明章先生願意熱情跨刀相助為紀錄片配樂，但後來發現此地居民陳汶粉正是詞曲創作者，因此委託陳汶粉來撰寫的曲子，成為紀錄片的音樂主軸。

且在拍攝過程中，為了協助部份民生路26巷住戶取得補助，以讓拆遷工作順利進行，長春社區發展協會也和交通部及台中市政

- ① 胡市長探望民生路26巷居民。
- ② 拍攝此紀錄片的工作團隊，攝於長春社區工作坊。
- ③ 居民時常直接就在自家後院釣起魚來。
- ④⑤ 這裡有人以撿拾資源回收維生，有人以賣魚維生，然而，在汲汲營營的生活中，他們還是保留了希望，保留了尊嚴。

府協調，除了將拆遷工作延遲到今年10月底，並透過民間社團的協助，補助無法領取補償費的居民，讓他們能搬家。

目前紀錄片的拍攝已進入尾聲，我們在此一過程中，不但更深入認識民生路26巷，將其最後的影像留存，並且也透過社區營造的方式，讓社區居民認識這處「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大城